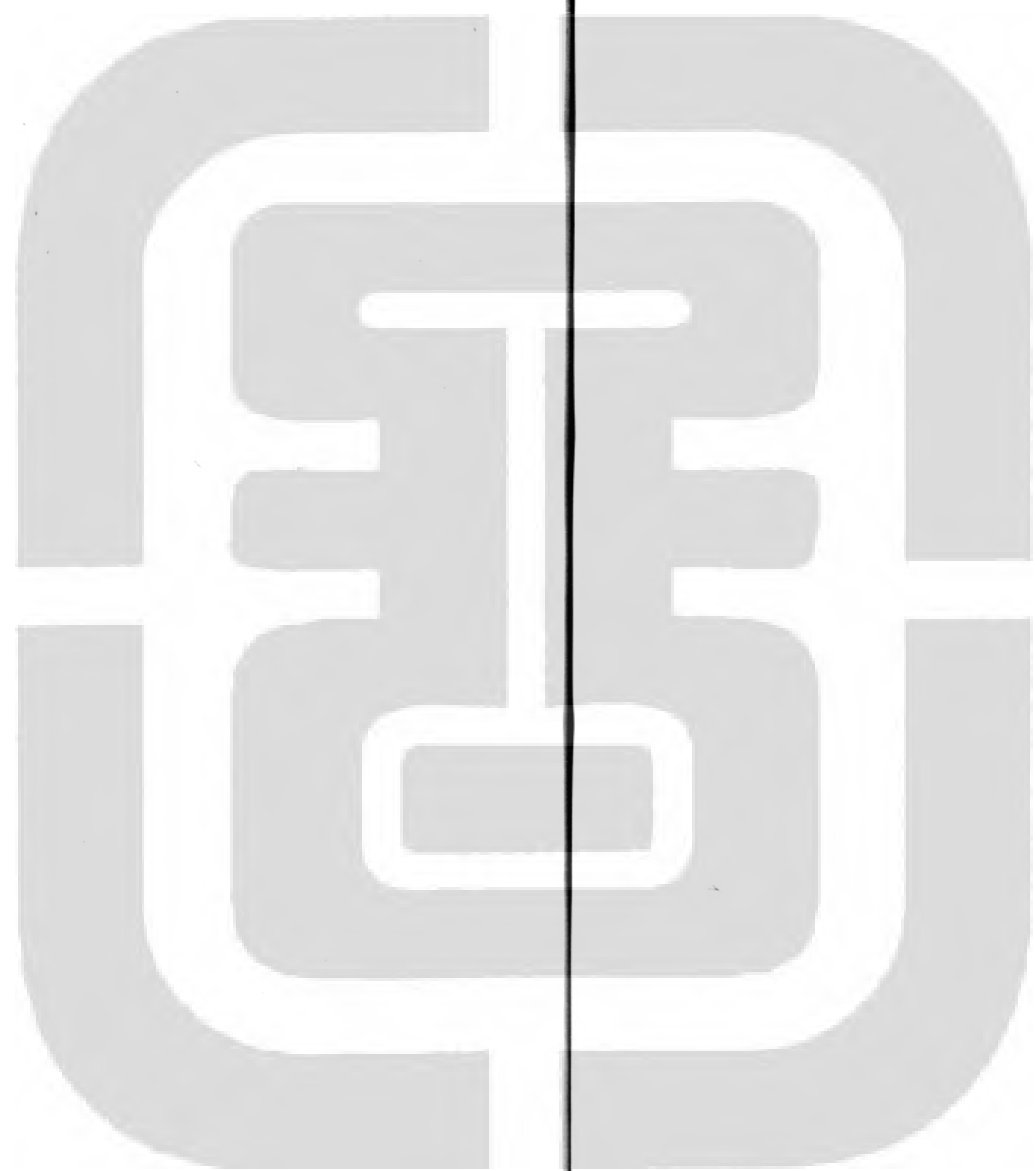


北平大學中國學
圖書館之章



范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二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墓誌銘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衮字公儀世為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
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汶陽之
廬令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內縣太君
皆積德深長慶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

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為之首。覆策于庭、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既御大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權浙右、坐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辨之、移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

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使之真宗即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而改兵部。方將圖任、遘疾、求解不得去。

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
私第享年五十七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
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
今為太常博士奉朝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為右
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頊早亡一女適進士張
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
君子登朝也以其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南縣某
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
穀郁郁登瀛滌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內朝端立
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
時賢者弗達天平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
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塋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
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刺名與行從而祕之意
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
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

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摧酷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皇考諱冕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

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內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

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
德於慶間沒反真於福地仲於祠部同年之執也
嘗入拜于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
年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
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
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依錢氏時朝廷

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昭為
吳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
文典吳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
太君少鄉子五人曰興宗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
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為郎象宗忠懿
之胥也從而還朝以文召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
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
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
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

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
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權酷朝廷以西
蜀天下之富昔者吏囓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為亂
宜清舉者往焉公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
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
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
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再期求分務南都
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田
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

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
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曄暕皆舉進士昞從其
補今為歙縣簿曄暕並策名曄不赴調暕解官俱
就養左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
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
咸促赴闕下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
馳以及於塋兄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
士為搢紳先生所推議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
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於公愛之如傷教

之若不及。以至于成。宗黨稱焉。相國潁川公曩司
澗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
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
百步。積泉。袤丈。自是雖甚旱暵。人常賴之。又邑有
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
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遊遙其間。多
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飲。服藥。器而命
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于父兄之側。魂如有知。
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甲申。

塋于錢塘履孝鄉峴陀嶺之先塋禮也。神以公年
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
風。樹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
于身。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為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
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
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為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游長安昌黎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為河北轉運

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於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

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
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嚚然而莫敢
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答
賜內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
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
其性豈一賞之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
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
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
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

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
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
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
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王之禮以荅天意公在西
掖會京畿太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
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
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
以星文示變拜䟽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真宗皇
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

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三 九
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為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

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塋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為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為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

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
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
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陶矢厥謨在湯
武時伊尹周公為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
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丕紹
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
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
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
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

之意特厚於古歟漸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
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於江外漸敢約而修之
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竒盡心而
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
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塋于杭
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

陳氏祔焉禮也孤子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漸禮經
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
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
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
誌焉漸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
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
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
彭王考諱澱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
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

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
太君公少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為國百年士用補
廕不設貢舉吳越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
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為許
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
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祕書省著
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
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權茶事兼知桐廬
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

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
發運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賜金
紫除禮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
使以戶部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
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
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
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
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

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
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
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
寇梗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
之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為百日計猶
或不支柰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陳邊
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
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遇十
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帥移文曰

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為歸
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
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
遂以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
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潯州人
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
誠之效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
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吏義焉
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

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真宗皇帝奉
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
毫之闕帝深愛其才面加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
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船困風于遠海食匱資竭
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
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
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
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
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

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敝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為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

行以家君朱紱為請上曰胡則為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縉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塋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為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

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丁公為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感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不謂之賢乎夫人賴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

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蘓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叅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賴川之誌泮非特為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為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為方千載後

文正公集 卷之五十一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策。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一年。縫衣爨飧。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為人。

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筭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為諫議大夫。進封本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塋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蘓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塋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棟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塋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為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邨後子孫失國而為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

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歲金二十萬貫為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叅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為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以疾終於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郤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塋又滕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漸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蔡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塋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

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
贈太傅隱居丘園以清素為樂考諱夢臣累贈中
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
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
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
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廸時為監郡得公詩語
嘆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
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
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

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
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
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
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
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為學士兼侍
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
求為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

六五公集 卷之五
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祕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冠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祕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仲淹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

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槩。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為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為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

而出至高密會歲饑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
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
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
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閣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
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
禮數有力焉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
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
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閑田柰何求生而來委之
兇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為民盜從而戮之

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為亂捕之歲餘宜桂
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
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
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
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
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
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
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素則道德功名非
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
光亨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
聖神廼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
退惟道怒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
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
悠山為陂兮川為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尚書度支部中丞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

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

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
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
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
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
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
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
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
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
文伯父文正公為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

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
矣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
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
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
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
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縉紳共仰不得
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
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
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識

同判姑蘓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
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
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
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
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
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
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
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
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撤元濟廟

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為雙
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
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
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
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期月改合肥郡盜
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
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又殺人吏
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為而貸焉如法寺所
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為盜盜已而殺

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
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
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
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
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
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
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竒才未大用
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
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斬助軍之
獎實瘡痍細民以為已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
不得已而用之然湏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
當為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烏會資政殿學士
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
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
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為搢紳之冠天
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
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

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
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
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
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湏
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嶺陝州州當四達
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
勞屏兇寇拯孤弱人廼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
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黃堂享年四十五靈
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公生相門而

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刺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蘖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游以言事被謫

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為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為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平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奉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

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畧使公食不甘寢不安
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
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
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
處徒勞者久之公為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
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
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
通佛老微旨撰寶元總錄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
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

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
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
清者何其哀歟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
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必將作監主簿曰復太
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
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
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
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為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
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
忍送之于野兮嗟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
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誌銘

范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三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

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圭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為
開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
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
以傳聞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
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為給事有史有本傳
祖諱瑛有才識字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

封尹辟為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

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為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鬪即時斃什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修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除為許州鄆城主簿本郡救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

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權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權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

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
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
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
天乎於是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
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漑之
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
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克職朝
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
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

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
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
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
轉運使下車訪能吏撤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
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
隸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
辭皆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
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
狡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

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
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為難治以公神明之
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于道路
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
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
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
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
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
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

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為啟手足之日門中索
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
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
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為絳州防禦推官與
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
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
長適大理寺丞李競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
慤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
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

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神既交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

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聞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蠶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將孥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

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
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
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
堵公祥符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
戍兵屢履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近寨圍而
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
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
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
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內

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
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
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
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
耶子况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
世治亂祥咎以對第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
掖書命為陝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
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
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命充龍圖閣

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畧使公在疾經畧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軫視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賜賻焉經畧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其年月日葬于許州陽翟縣其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

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郟城主簿次曰沃漢幼亡次曰洵潁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仲淹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話言剛而質殺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游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七
隆又壽而終天子贈為大夫弔為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諡忠

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
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
上悼之為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贈賻加等子孫
遷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其年某月日
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
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為校書郎太師孟

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
遂為國相父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
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為
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
諱某以太傅膺為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
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
兆郡實生二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
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
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

調錢塘尉知已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
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
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為洛陽主
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
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名署
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
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
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
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

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
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
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
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徃僉以公為允
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
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
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
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
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

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克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羗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

司使於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司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

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家府六載叅掌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厲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

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於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者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埤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

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虜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歿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

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鄧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太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藁累篋及其沈痾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

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鑒門下所舉多至貴
顯為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
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
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
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
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
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
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
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

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
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
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
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
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
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簪紳豈
陰德之在歟仲淹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
求為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

軸作為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
節制蹈乎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
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
神靈以喜葬于先塋舊栢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
兮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
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
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

我師不利朝廷以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
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
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
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
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
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
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

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番償爾百金
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
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
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
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
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
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羗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羗
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
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

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
羗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
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羗擊之
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
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
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
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
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
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

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
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
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
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羗之多而素不為用與
夏戎潛連助為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
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
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
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
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

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
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羗羗
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
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羗難
制懼合夏戎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
聚量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
內入屬羗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
奴訛者屈疆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
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

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
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
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
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君已至蹙而起
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
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
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兀

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
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
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
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
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
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
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
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
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

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
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
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
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克
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
疆有明珠城城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疆梗
在原為孽寢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
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
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

使乃諭君與原守將偕共幹其事君又悉利病即
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
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
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
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
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
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
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放河南
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

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

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息益以長惡從所坐杖卷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童獻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

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
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禮部尚書宋
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
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
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
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
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
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
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

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雅純篤養
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
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
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
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
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
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
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
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種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
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
出人捍虜之患又邊之戩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
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